PL
2687
Y34A16
1692
v.5

LIBRARY
JAN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楊文靖公集卷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葵劉執中壻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酧辭精旨遠深用歎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凉起居萬福又㬊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靚紛華目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illegible]會切磋為[illegible]自壽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壻

遞中伏辱賜教弁以詩見酧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凉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冐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切冀自重

與林志寧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眞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瞀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華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許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尙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紛紛譊譊也葢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爲

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爲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葢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卽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卽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

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醎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卽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奬就其志若有美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

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又爲字說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

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爲聖人是指吳爲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于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爲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某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

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劒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

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葢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爲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雅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巳小人暴殄天理傷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爲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爲孰謂人而爲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爲烏鳶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顙竊惟仲寛仁民愛物出於誠心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輙及之蒞

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令而望古益遠常懼自晝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爲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甚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答吳仲敢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爲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爲無所屈嘗而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爲也況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爲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爲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某謂若以道德爲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志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

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

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葢考之孔子爲然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葢亦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以今言之則群飲宜不至於殺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人無故不食珍七

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沉酗于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亡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爲大惡況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羣飲者豈相遠哉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爲急而後世以爲緩者率多此類也仲敵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出所有以爲質廋同趨於是而後

止某之所見者如此仲敢試思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爲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爲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爲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爲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兹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厲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彊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巳之有挹公之餘以相
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
樂至今猶以爲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巳伯夷
之淸伊尹之任栁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
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巳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
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
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
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
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葢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
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

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拆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

掖相進於此道毎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愼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亟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趣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

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葢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寛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彦修其一　名衮仲寛子

某辱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奬

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瘖淚時時閒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后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后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瘖淚豈不自息與浼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罔顧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與從游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眞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書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

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慚悚所爲君子之爲貧蓋
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爲貧者豈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儈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
疆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
間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爲安乎前書招爲祿仕者殆爲此也子安之學宪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未敢聞命也

楊文靖公集卷十七終

楊文靖公集卷十八

書三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志於俗尙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歎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

其所守不叛於道葢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牆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卽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卽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卽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卽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廻出死生故

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

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愼思之毋以吾言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漕 博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

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瘝曠故不敢輙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凂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荊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逵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葢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貲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

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
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爲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
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瓌異之才
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遯無先
爲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
事敦大彝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
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
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
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
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奥

著爲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譏評訕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况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擥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

瀆淸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與翁子靜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雍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爲稱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眞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爲之說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

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爲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怱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杭

艮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輙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三尺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跖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爲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肯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爲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克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廸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

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銜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歛爲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耻者多歸之雖秉國鈞銜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絏而不知去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轍背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事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䀢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覩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厲精爲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裒歛爲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閤下以淸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所移是眞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摳衣歛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偁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輙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竊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畧然公之威德素爲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亦非小

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媟武
玩威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
不以爲戚夫蠻洞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
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葢其
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
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
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
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爲不少矣然
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
日寄公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爲奸非一日也必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兎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更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爲主而不爲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裨高明然自以爲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凂瀆淸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廹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

苟升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歉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淸德重望爲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揀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爲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盛德秉容如此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亦庶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寮吏相與言曰閤下之務盡下情如此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役未滿而募克者例不支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克者皆月計其直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役矣而彼自願克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

無此也夫募役者亦豈有他意哉爲利而來耳既不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彊之彊之雖從而匱乏之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自有明文特爲鄉差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審處之莫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戸也旣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閒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籍此爲說耳故朝廷更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亦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爲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其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

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才五十餘千耳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獨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某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蓍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葢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褫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寘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

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閻陋屋聲迹眛眛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敎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砌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請敎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爲道其次爲禮其下爲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爲仁此爲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爲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爲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爲名也爲名者君子耻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

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粹而盎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爲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輙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僻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輙出一語

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爲別滋久瞻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舟渡江沿淮入淸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㓜累各安差足爲慰彭城古郡僻寂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兼局之多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便養拙也在郡心爲可

悔恨者特去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爲道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秀有魚稻鵝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爲便耳太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秀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志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

足少慰鄙心暑壽千萬珍衛

其三

某窮居習聞久矣乍爾蒞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閒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别時定夫夾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而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嘿嘿夾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疆

聒爲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主上睿聖方進退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豈丕績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疎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爲誰近不聞報蘓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戶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爲之某跋尾已刪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爲訕笑今在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眞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候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志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志而取悅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廸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盻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爲善惡之分夬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夬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葢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已乃所

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爲馬知言以爲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爲涉動也又曰顔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爲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

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爲
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某不敢自謂好
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
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
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畧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
刳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
不欲狹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
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

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葢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葢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顔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葢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顔淵閉戸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顔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様轍章章明矣

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卻此某蓋嘗訛之而陋識淺聞未　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

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
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
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其說
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諭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
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
象與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奥使薇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顯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

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
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
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夫坤之
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氷矣而卒乎堅氷者理之必
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氷而後辨則鮮
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
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
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五變而爲夬復者
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
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

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氷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

曰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
六巽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
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
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
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
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
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
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
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
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

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莧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毎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畧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辯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賾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為異同著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

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重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爲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闔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闔之康節闢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畧疏示使得

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爲賜多矣太玄之書昝嘗讀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畧可識也子雲潭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朞之日又爲踦嬴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爲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十之爲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

又離爲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爲九又三之爲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曆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賾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藴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雖論語亦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

疑不輕以爲信眞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爲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之書其遠近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溫公自孔子而下謂楊雄爲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爲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夫衆言殽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

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畧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畧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爲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

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疑信尤當愼擇也然某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抉蔽蒙東望徒增惓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强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爲失言使老拙者重爲世所訕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眞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謂晁以道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其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

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藉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爲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

不能究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嘗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瞀學者方自以爲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東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楊文靖公集卷十九終

書五

答胡康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葢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云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烏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巳此

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巳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巳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

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答不書逮意幸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孶孶爲善舜之徒也孶孶爲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爲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

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非眞知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儇激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没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王作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

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
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
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
子之時去栁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蓧楚狂之
徒皆不進者也栁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栁下惠
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苐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
爲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之
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
也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薟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
闞止字子我死于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
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
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爲政於齊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爲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嬖奚與王良乘王良
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
正類是歟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其竊
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修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
輒發矣不可不知也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書

也玩味欽歎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泰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爲證史思之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

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爲空言而已公之篤志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雝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

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叚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則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叚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閫奥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尙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周十月

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其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汩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禀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奧者必得其

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志學非難知所以學爲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學左右提掖覬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益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日視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挾樂取諸人以爲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歎無已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借賁爲罪則

萬萬幸甚其切覩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獘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爲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爲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　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葢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荊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

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爲憂崇寧以來祖宗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不足爲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嘗爲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爲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戸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

後量入以爲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葢始於王朴之議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爲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爲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內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寛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葢轉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

西漕米至眞陽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榷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爲表裏者葢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爲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其爲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

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

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葢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修無

甚於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于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

也左傳血蠱爲蟲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榑櫨店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

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葢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不愼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棠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藁即附去

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與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

荊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日錄字說亦有少論著然此事不易爲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審詳脫藁卽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爲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藁欵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十二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釆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撓但未見惠澤及民汚吏輩商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今已無事敝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畧

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檄諸郡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敵寇千餘人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卿平生相知第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爲愧耳浙中數事與初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爲憂凡宗室側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爲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

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重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着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諭子才云有本甚多許到浙中便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邇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粗適閩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隣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悩悩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

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祝

其十四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侯書成即納去其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

戻處方就俟脫藁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固所幸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辱書伏審旅寓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老拙如常去冬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焚刼縣道略盡首領已爲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能爲也又傳虔寇陳顒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捕斂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

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聽晤惟冀對時爲道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在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可在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之以爲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浙帥尚在領表不知何時可來湖中么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爲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也梁參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

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其十七

某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愼其始始之不愼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群起在四川軍被害爲甚㬥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嘗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旣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而爲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旣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

書不應全放是徒爲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既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愼令之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分數減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爲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爲罔民之具以資裒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輙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恤緯之謗至禱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終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一

書六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當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奬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宄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儆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虔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刼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盡招安未知是否敝邑已遣人往探問更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秋暑尚熾更切對時珍嗇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漏處公可自以意

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學者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横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曰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節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惄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來

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毋誠意是僞也武王之克商纘文王之緒而已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爲功歸諸文王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於義固非一事橫渠水漚之說與釋氏輪廻之說異其詳具於答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

見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葢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葢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

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

皎在中宗時遣嗣號王邕等鞫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爲冤源乾曜不能正爲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

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郴損之足矣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更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

言仁處多矣以空爲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亦未易到也

其四

辱問所疑葢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爲中庸與顏淵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葢有能則有爲之者爲之則與道二矣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卽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

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爲諸侯之孝亦猶是也見神體物而不可遺葢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囘人立侯匆匆辭不逮意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爲慰范元長某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亦煩爲道區區嚮往之意

答呂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君子

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葢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爲能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亦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葢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葢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

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于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所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爲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答呂居仁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葢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揚子湍水之說

荀子杷梛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寃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寃其所以然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葢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爲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旣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爲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

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幸亮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輙試以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巳從人之類是也毋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爲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固不可爲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

聖人望人不容有學也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之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匆匆作此

其三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

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擷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與鄒德久其一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

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爲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公更思之

其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爲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毘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而寇猶未退聽天兵在來六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柰

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嗇

答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其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之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爲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

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巳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巳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巳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

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爲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皆以垂腳幞頭爲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禫

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志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着公服耳志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申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爲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爲别竊謂衫用皂以布爲之可也更請裁擇

與許少尹其一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凰副此顒望

其二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爲辭實以衰病爾然力不能彊愧懼於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叨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浮文爲幸邇來不審爲况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希以時珍嗇以膺峻擢

其四

鹽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敗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歎欽歎毘陵苦多雨麥頗稔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爲梗君子神明所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爲就其子求此方便附去竊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爲訓義不敢輙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緣遽徹淸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

譬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敎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區區至祝

答蕭子莊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閧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眞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摭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早晩帶行過仙邑可一覽也

答胡明仲

趙叅還朝聞有立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爲朝廷惜也公昆仲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爲時自貴以副人望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一終

書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爲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爲賀衰晩杜門卻掃不聞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勤以諗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爲得喪囘屈不能爲也三復欽歎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於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尙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爲之況于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畧施行矣竊聞左右已有側目者共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輙及之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趨四明欲乘桴為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

爲根本雖敗軍亾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虞也某竊謂隆祐在虔而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爲根本也任肅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河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爲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

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為二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爲今之計莫若名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守建康爲急

與李泰發一

去歲初聞被名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盗充斥皆已撫定爲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矣亦足爲慰春深寒温不常更切爲民愼衛區區須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敵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俟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王爕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每一念之飲食俱廢柰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何以安居彼否若來閩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

其三

某去歲初夏還至僦廬日幸敵騎寧息庶幾畢此餘生諸公但爲逃遁之計不復爲守禦之備以至今日

若諸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鄭輩身為禁從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閩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巳艱食今復料須不一恐别致生事柰何柰何

其四

秋間小子還毘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閩陬下州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日從遊之樂怳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鑾輿親征想巳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正須經理公豈宜久居散地佇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只數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嗇慰此頌祝

與秦丞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奥旨爛如日星以爲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爲凶寇棄毀畧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

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親書冊温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亾以待後學稍有序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照亮

答李叔易

便中辱惠問殊慰渴德之勤承諭書義已有成說向嘗見詩義亦有成書望寄示爲幸惟早得爲佳衰朽杜門索居平時朋遊凋喪畧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自重爲此頌祝

與李丞相其一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門寇纖

至截留稅賦不以上供又重加裒刻剝民膚髓官吏爲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爲盜及公到郡按治大姦贓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斂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路復鼎帥進兵討楊幺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鼎不受節制賊復熾湖湘之民深以爲恨鈞旆旣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自古所難在公爲不足道重爲朝廷惜也相望數舍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爲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歎鈞旆南還士論以爲天意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覲他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何如伏惟神明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師車駕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臨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鄰迎降得免焚毁今始駐蹕於此又聞欲上雲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罹傷無孑遺而錢塘蘇秀爲甚惟雲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不能久居建閩中自昝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巒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燮下潰兵入建劍刼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甚于他處殘寇巳從温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大歉恐不能支斂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賊逼隣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爲生而州縣匱乏俸廩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奈何某避賊

囘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月[illegible]發適有人行麥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懊草草

答傅子駿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書伏審邇辰台候動止萬福尤爲用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酋響應猝未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雖備嘗之勤且欲修問以敍久而未能素荷愛厚必蒙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爲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藉誠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貲艱困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匪寧餘黨未殄猶有竄發者賴中將駐兵福唐即時討滅今方寧息編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晚進老少異趣絕無過從惟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協濟都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

輙有少意冒聞閫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劒隣汀邵武四郡爲群寇焚刼蕩盡無孑遺而將樂爲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無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爲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爲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閭閻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災傷饑羸之餘雖剜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訴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爲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羣聚踵敝廬以告謂其常

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於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御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閔也故輙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爲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梁兼濟

榷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榷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若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爲陳萬戶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鈞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榷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

麦調度紛起仍於人戸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榷之又榷非今日所宜爲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敷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欲必争其不可甚善然罷榷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輙及之

與虞用中書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某在諫省其大概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

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鈔法若行則利歸榷貨漕司拱手無可爲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販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販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二文福州爲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弊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疆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米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剝膚椎髓無以供也自

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爲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
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戶只爲
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
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
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
虧欠不免督廹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
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爲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
矣閑居杜門婺不恤緯縷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宮先在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部書所

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與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和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爲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共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

纔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爲孽也叉聞滬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爲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鄉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爲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柰何柰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盜亭則建城過矣柰何做鄉民兵前此焚用獲級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散遣之令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肯復爲川耶鄉中去歲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悉變爲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歲事又可知矣卽今斗米已百七十錢其自省事以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寬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爲亂邑人日夕震懼恐其廹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速其爲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為制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閒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輙及之惟寛明照亮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頼文幹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其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頻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司即時撲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觖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离歆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某闔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被其害故輒以瀆聞惟仁明照亮

與陳公輔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披瞻伏冀節哀慎衛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義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每一念之肝膽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修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有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